# 後紅樓夢/第2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話說寶玉拉住鶯兒，要她說出寶釵的五件好處。鶯兒只得說道：「我們寶姑娘的五件好處，真箇的天下人統不如呢。

第一，性格溫存，不喜不怒，不論好人歹人待得一樣，心裏辨得很清，也舒舒泰泰的，並無疾言遽色，從不會尖酸刻薄。」寶玉只管點頭。」

第二，詩書上功夫深得緊，二爺自然知道。

第三，活計上哪一件不精，一樣的花線兒到她手裡便吐出光彩來，那配合鋪絞也不知巧得什麼樣兒，拈了個針，好個出神入化的。這個二爺哪裡懂得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有呢。」

鶯兒笑道：「他服了那冷香丸，渾身上的香氣從肌膚里透出來，人家的衣服要熏個香，她的衣服只要她穿了幾天，就卸下來余香不散，若是常穿的，就香得很了。第五件，她的那眉眼兒，鼻口耳朵兒，粉裝玉琢，哪一件不好？那聲音的清脆，口齒的伶俐，哪一件不好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真箇的不差。你可知道，你也有兩件好處，天下人統不如呢。第一絡子打得好，那一件不用說了。」鶯兒就啐了一啐。不說寶玉收過了紫鵑、鶯兒十分得意。且說黛玉自從管了帳房，每日間只叫紫鵑、晴雯、鶯兒依著她的規矩辦去，自己倒反空閑，只與姊妹們看書下棋，又同寶釵代寶玉做些館課。那一天，寶釵到黛玉處坐下閑談，說起寶玉一些事兒：「不管也不瞧瞧書，只往曹雪芹先生處，也不知講些什麼，連中堂館課教習月課都賴著我們捉刀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還沒知道，他半年來請曹雪芹先生乾的事呢，就把咱們家裡裡外外不拘什麼事情全個兒告訴了曹先生，連咱們小孩子時候玩兒的話也告訴了他，求他編什麼《紅樓夢》。就是寶玉說的那曹先生也很頑，自己盤著腿，歪在炕上，口裡念著說著，幾個小廝在旁邊寫著，一面寫一面抄，就編到一百二十回書。連咱們起社的詩，

寶玉一總抄給他編在裏面。咱們玩的笑，籠古籠全在裏面。還更可笑，他挑出去一節編得像悟道的一般，還把那兩個拐子編做仙佛，一發可笑。」

寶釵連問：「這書在哪裡？為什麼不毀了它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還等你說，我也要毀它。原來曹先生因老太太在南邊，沒有什麼消遣，一面編，一面抄了寄回去。聽說還有人悄悄地抄一部出去，賣了重價，不知誰人買了去。而今一部底本卻在我這裏。」寶釵便立時立刻要了過去；叫她「且不要告訴寶玉知道，等我批評批評。」

寶釵將《紅樓夢》看了三四日，就叫鶯兒請了黛玉、寶玉過去，說起這部《紅樓夢》來，便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好，你有那一部書怎麼瞞著我！」寶釵又抹寶玉的臉道：「好！連臊也忘了，臊得了不得的事也編在書內，叫人傳出去。」寶玉只管笑著。黛玉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這部書若傳開了，你可還成個人兒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要糊塗，這一大部書全誇的是你一個呢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也沒有到你林妹妹的分兒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分兒好，先替你頂個虛名便了。」寶釵的眼圈兒就紅了一紅。寶玉見她兩人好得很，這兩句話各人存個心，連忙地說道：「她倒也說的實話，沒有一字兒假借出來，又是一個人一個性格。況且寶姐姐林妹妹，你們通看過了，我們這樣相處，可曾有一句歪話兒呢？這可不比別的說部高了百十倍？」黛玉道：「這倒不差。」

寶釵道：「死生離合，盛衰聚散之際，原是極大的關目，單揀著要緊的敘事，筆下也嫌匆忙。故此閑閑散散之處也要說的。就算玫瑰露茯苓霜一回，小題大作，也不過藉此寫出些小人情狀。」黛玉道：「正是呢，他這一大部書間架也大，頭緒也繁，不是疏密相間，雅俗相參，如何敘得。就是到後來沒有結束，也是煙波無際，宕逸不收。若那麼一部書，必定做一回滿床笏的團圓，也沒有趣味。到那敘夢之筆，似乎太煩，也只是記實的話，不能刪改。所以這部書不論刻不刻，卻不可俗手刪改，一則敘事不真，二則文筆有古今雅俗之別了。

」寶釵便嘆息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是你兩人享盡榮華。若這部書傳開了，反使千秋萬古之人，為你傷心流涕，於心何安。我的意思這

《紅樓夢》 的後半段，也不用改它，也存它的真面目，要得好再得續上些才好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麼說，不是續得的。寶哥哥你只好請他再編一部《》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看林妹妹好說的輕巧話兒，這麼一百二十回的大書，要請他再編一百二十回，人家誰肯的？」黛玉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寶玉，你翰林雖然當了，地根兒還平常。他這一百二十回敘的多少年，咱們若依了寶姐姐，現敘這一二年，十幾回便夠了。」

寶釵便笑道：「一二年的事情，要編一百二十回，也算一個月有十回書的事情，連寶玉的出恭撒尿敘在裡頭還不夠呢。」惹得黛玉、寶玉大笑起來。寶釵道：「況且這部書紀實事的，算二三十回就很夠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或者要三十回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且同曹先生商議去。」

寶玉便出去告訴曹雪芹。雪芹只許了三十回。寶玉定要他勻做三十二回。雪芹笑道：「這也容易，我再多住幾年，住到你同世嫂百歲白頭之時，就三千二百回也有。只是我曹雪芹要向閻王告假，才好在這裏筆耕呢。」寶玉也笑得了不得。從此以後曹雪芹又編起《》來，客中藉此消暑，倒也詼諧滑稽，以文當戲。黛玉益發叫內廚房收拾精緻茶點，時刻送出去。也揀了上好的龍岩素心蘭四盆送出去。又瞞了雪芹，與寶釵、黛玉商議，叫蔡良、單升帶了銀子往南邊去替曹雪芹買山置產。這裏蔡良的事情叫王元代著，單升的事情叫蔣涵代著。這年天氣也熱得很，又是天旱少雨，祈禱正煩。曹雪芹樂得借了這個消遣。寶玉得了一回，便拿進一回來看。都說曹雪芹先生越做越好。寶玉總等天明了打亮鐘的時候，就往曹雪芹處取了進來。不拘寶釵、黛玉處，三個人約齊了同看。這一日早晨，太陽剛才透土，已經紅得火炭似的直湧上來。寶釵為的瀟湘館綠竹陰涼，常叫人抱了小哥兒同來玩耍，王嬤嬤把小哥兒扶往襲人房中去。寶釵道：「這裏桌子椅子上通不熱，別處還了得。今日到午間，還不知怎樣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這裏虧得去了屏門上了屏簾，引著這後院子的涼風過來，你看竹子擺得那樣快，吹這個風過來不好么。」

寶玉道：「一樣的風兒，扇子上的就沒有這個好。我只坐在這裏不要動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好了，太陽也會陰起來了。阿唷唷，好大風。」

黛玉便走出去，望著天道：「今日天上的雲也多，敢則有些雨意。你們大家來瞧，那些濃濃白雲頭一層層的冒上來，也冒得快。」

寶玉道：「大家瞧，這些蜻蜓兒成球打滾的，哪裡來的？」

黛玉道：「好呀，快些下雨，咱們的荷花池子也要水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看這個風兒颳得這麼大，哪些荷花不要統被它吹折了，好不可惜，咱們且瞧瞧去。」

正說著，史湘雲、薛寶琴也走過來，說起來要去看荷花，大家高興。黛玉穿的是庫墨色洋蓮宮紗衫、元青花羅珠邊裙。寶釵穿的是深藍滿萄芝麻地滾羊皮金的紗衫、杏紅牡丹花羅裙。史湘雲穿的是杏黃蝙蝠漏雲紗衫、茄花色淨素紗裙。薛寶琴穿的是粉紫小八寶的掛線紗衫、月白滿地松竹紗裙。鬢邊都塞了珠蘭茉莉晚香玉，手裡都一柄湘妃竹的綉彩宮紗扇。寶玉只穿一件西湖色洋菊熟羅衫，一色的褲|襪，踏著紫棕色的氈底網線鞋，一柄針刺《赤壁賦》的芭蕉扇。五個人一齊走到藕香榭上坐下來，扶著欄杆看這個池子里的荷花。那時候天亮得不多一會，天上的雲光滿映到池子里，真像一個鏡子新磨了水銀似的。不知那些荷花荷葉的香氣是自己吐出來的，是風吹來的，只覺得一陣陣清幽芳馥之氣亂撲到人面上，透人鼻孔，一直的度到丹田，真箇意清神爽，心骨俱仙。又是這些荷花，半吐的，半放的，也有全謝的半謝的，還有幾個小蓮蓬帶了一片花瓣順著風兒亂卷的，顏色深淺也辨它不清，又映著許多翠蓋，亂擊亂搖，還有一兩隻花葉倒生到旱地上來的，那些大荷葉浮在水面上的，還存著許多露珠兒走動閃爍，晶瑩耀目。黛玉、寶釵、寶琴、湘雲四人只是坐下了，說不出一句話兒，竟有個相對忘言的光景。寶玉只連聲地說道：「有趣。」

又望著一叢青蓮花，尤覺可愛。黛玉就說道。「你們瞧，那些青蓮花，更覺仙品，咱們何不口佔一律贈它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我是一切綺語掃除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也罷，除了你還有別人。琴妹妹，你很敏捷，你就先來吧。她兩個也不肯饒了她。」寶琴笑笑，也想一想，便吟道：四圍雲淨蔚藍天，破曉行來見素蓮。八尺風漪香蕩漾，三升花露色澄鮮。包舒清影方塘外，萍映余痕曲沼邊。若有綠珠臨鑒照，凌波解語兩爭妍。眾人都說好得很。寶釵笑道：「罷了，我也要獻醜的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吟來，憑我甲乙何如。」

寶釵也吟道：早涼閑步水心亭，花與波光一樣青。不惜紅衣偏有態，略分翠蓋暗流馨。盤中珠走絲穿柳，境里魚游影啖萍。攜取碧筒來勸客，清歌且趁醒時聽。黛玉道：「真箇難集難見，難分伯仲。寶玉，你便怎麼樣呢？我知你一定的鎖榜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你也還沒有呢，就料定人家。」

史湘雲道：「寶哥哥，你不要小覷了她，她一定有什麼小謝驚人之句，才說出這個話來，她的腹稿兒是妥當的了。你且先念出來吧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就謅一首。林妹妹，你倒底先念了出來，誰又偷你什麼巧？你瞧著吧，這花葉一色的意思，大家不免只要說得輕妙些。我念出來，大家不要笑話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不要支吾了，你就念吧。」寶玉就念道：初陽起處早含光，卻怪紅衣幻冷芳。楚賦嫌他施粉白，陳詩慢愛倚紅香。玉環宛轉留清艷，銀橐斜映淡妝。僥倖嬋娟與聯步，素心遙寄水雲鄉。黛玉笑道：「起句也罷了，往後只管玩兒起來，真正地該打。我若做了教習老師，斷要打了他，再叫他重做。這一首還趕得上他們兩首么？」

湘雲也笑道：「寶哥哥不差呢，你還要同衙門裡這班人考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們便考不過，到了衙門裡單要考個頭兒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好一個說嘴先生。」

寶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只管批評人家，你自己倒底怎麼樣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好呢，沒有什麼好處，不過比上寶玉要強些兒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是了，你且念出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說過不好，你們不要笑。」

寶琴道：「念吧，再不要搖旗磨鼓。」

黛玉也吟了一首道：娉婷照水態盈盈，玉骨冰肌見也驚。嬌吐微黃須粉散，淡舒嫩綠藕絲縈。花分葉秀天風韻，貌比心清佛性情。配得人稱謝雕飾，只應攀附李長庚。黛玉吟完了，史湘雲先笑起來道：「這還有什麼說的呢。」眾人一齊嘆服。寶琴又叫他再念了一遍。寶琴道：「等我去寫出來叫鸞、鳳兩個妹妹也去做，她兩個筆致兒很好，只怕被林姐姐這一首壓住了，不肯做起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贊得太過了」。這裏五個人將荷花賞玩了一回，還戀著這香色不肯回來。忽聽得荷蓋上響了幾聲雨點，水面上也點了些水圈兒。黛玉道：「好了，有雨來了。聽說聖上一心愛民，為這個雨遲了些，天天宵衣肝食。我們老爺也日夜不眠地吃齋念經，四更天就出去隨班祈禱。可知道聖天子至誠動天，有求必應呢。」

寶琴道：「真箇呢，咱們老爺也辛苦得很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這點子不小，咱們下去吧。」

當下黛玉、寶琴、寶釵、湘雲、寶玉一齊地回來。那風兒也颳得大了，把他們裙子通吹開了。寶玉在後面望見黛玉是三藍繡的西番蓮大紅紗褲，寶釵是藍綠綉冰梅元色紗褲，寶琴是灑線綉菊鵝黃紗褲，獨有湘雲的裙兒不吹開。寶玉就喜道：「這陣涼風兒也韻得緊。」

寶釵、黛玉、寶琴將扇遮著，還撒開捲袖兒來遮著雲鬢。湘雲笑著道：「罷了，讓我前走就好了。」

真箇地依了他。卻又奇怪，憑著風雨，衣不沾濕裙不吹開。眾人只是不住地嘆服，想這史湘雲的道行已成，日後總要白日飛升，肉身上天的了。及至瀟湘館不多一刻，那雨就撥天地倒將下來。幸虧王嬤嬤已經抱了小哥兒去，寶釵倒也放心。這時候雲湧上來，就像天晚的光景。又接連的閃起電來。忽然雷震起來，平地里發起幾個霹靂。嚇得寶玉像孩兒似的往黛玉、寶釵身上亂攢，晴雯、紫鵑、鶯兒也趕來圍著。原來寶玉最是怕雷的，惹得湘雲、寶琴笑個不了。寶玉還將指頭緊緊地掩住兩耳。那雨也下猛了，不到半個時辰，足足的下有六七寸。就漸漸地小下來，一會子風也小了。只聽得滿園子里各處的水響。就有小丫頭子跑進來，說道：「真箇好看呢，那些山澗水橫七豎八的衝出來，銀子

也沒有它的亮光，聲音兒也更好聽。」

寶玉就一骨碌跳起來，要去看水。就叫襲人把北靖王送他的一付蓑笠木屐穿戴起來，一直走去。黛玉說：「什麼要緊，等雨住了還有得看呢。」

寶玉哪裡肯依，眾姊妹丫頭也跟了他去。寶玉走過山洞，近著池子，只聽蚯蚓、水雞之聲。轉過去，就望見對面月閬牆的欄杆下一曲一曲的澗水，翻銀滾雪瀉將下來，觸著迎潤的銅片兒，有如琴築之聲，十分好聽。那澗旁邊有個「半圓之半」一匾，過去便是玻璃房，又映出玻璃外的十幾道曲澗。寶玉高興得很，就在池邊上走過去。不想這個木屐脫了，一失腳，就一腳踏到池子里去，寶玉慌了，就提起腳來，不料一轉身又栽了一跤，弄得滿面泥污，渾身上下竟像河裡頭鑽出來的。恰好眾姊妹丫頭一群人走過來了，眾人看見這個光景，不覺好笑。史湘雲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好一個泥寶玉。」

寶玉益發恨起來道：「你們這班人不是人了，人家栽到這樣，你們還那樣的笑。」黛玉即便替寶玉發起急來，連忙叫紫鵑等去拉他，一面叫人快取衣服去。紫鵑、鶯兒、晴雯也顧不得自己，就將這一個拖泥帶水的寶玉好好地扶起來。眾人看見寶玉面上泥得鬼臉似的，忍不住地大笑。黛玉慌忙走上去看，說道：「好呢，虧得頭髮上沒沾著泥。再若沾著泥，便難凈呢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寶哥哥，你快快地把腦瓜子再往河泥里鑽一鑽，好等林妹妹試個凈頭的手段兒。」眾人把肚腸子也笑斷了。黛玉面上紅起來，望了湘雲啐了一口。寶玉益發亂跳起來。原來沾河泥的人跳不得的，一跳就濺到別人身上。寶玉一跳，又把晴雯、鶯兒濺了好些泥兒。晴雯便也恨道：「小祖宗，這是何苦呢，人家服侍你，你倒濺人家，也有這史大姑娘要取笑，且慢些兒吧。」

寶釵也笑得了不得，道：「這個無事忙，實在地樂極生悲了。」鬧了好一會子，方才洗凈了，換過衣裳。只見賈璉飛跑進來，道：「寶兄弟呢？唷，你在這裏，快些帶了筆硯趕進朝去。」眾人都駭呆了。賈璉一頭喘一頭說道：「內閣里條子說飛風地走，誤不得一刻，你快走，那邊姜、林二位也待上車，快走快走。」寶玉只得飛速穿衣去了。眾人都到王夫人那裡，大家提心弔膽，都替他捏一把干係。王夫人就說：「叩著朝廷的恩典，祖宗的庇蔭，拉上一個翰林，原該好好地用功，當翰林的哪有這樣沒料的孩子，整日間不看書，不學字，只鬧著過日子。他老子也氣得慌，說打個賭兒，四等是包定的。你們大家也勸他，他一直不聽，這還怨誰？今日這個考也奇怪，蘭哥兒沒有傳，姜、林二位

一同的傳，到底不知考什麼。」

平兒道：「璉二爺叫好幾路的人去打聽去了。」

王夫人同眾人只替寶玉擔著憂。再一會子賈政回來，也愁得很，嘆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爭口氣完了卷子，聽候天恩罷了。」直到下午過後，只見接連幾次的人打進來，喧天地報大喜，賈政連忙趕出去問。原來天子愛民望雨，因為三時大旱，得了喜雨，聖情十分欣悅，御制了一首喜雨古風，就將翰林單子點了些知名的及現在京的四五位狀元、十幾位榜眼，又點了詹事府衙門及別衙門的名士，共有三十六人，宣到內殿和這一首御制詩，又加一首到鼓一中賦，以題為韻，限香交卷，賜上方珍饌，聖上親自御殿面定甲乙。寶玉走得急忙，未帶壓紙，只得將通靈玉解下來壓紙，倒底神玉通靈，思如泉湧，文不加點，渾灑立成，第一個交卷。一面交卷，一面掛上通靈玉，在考桌上候旨。天子一見，先是這首詩，全說的敬天勤民誠動神格，便就合了聖意，又這一篇賦，雙管齊下巧奪天孫。那字法全學二王，真箇飛鳥依人，翩翩可愛。一時間各卷都完了，一總進呈，沒有一卷可以比得上這一卷。天子就將寶玉這一卷定了個一等第一名，其餘總歸二等，姜景星考了二等第八、林良玉考了二等第三。還有幾位老前輩精神差了些，反降了編檢。就將寶玉補了侍讀學士，良玉也升補了左春坊贊善之職。天子就將寶玉的卷子賞與同考的看，無不嘆服。聖情十分喜歡，就御筆題一個「青雲滿後塵」的匾，用了寶，賞給寶玉，又賞文房四寶六件，又賜瓶一件、如意一枝。寶玉隨即謝了聖恩，陛辭回來。賈政、王夫人等聽了，無不歡喜。這黛玉心裏更格外地得意，為的是寶玉今番把林、姜二人通壓下去了。也有許多賀客到門討寶玉的卷子看，賈政便叫他謄出來。寶玉和的詩便記得，賦卻記不全，卻默了些出來，叫黛玉、寶釵補足了，送與賈政。賈政正欲取看，忽見林之孝送進書帖來。賈政接過手拆開細細看了一遍，就說：「快請」。一面說，一面自己也迎出來。不知來的是什麼客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